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五十五回 課武功男女較射 販馬計大鬧金陵

詞曰：武教先射義，從來觀德稱高藝。孤矢見志，丈夫凌雲吐氣。更喜佳人效瞿圃，熟嫻弓馬持妙技。差強人意，世風堪異。

況值四郊多壘，眼前又見營疆場。出師未建旌旄，先施較計。優遊國域決行藏，攪海翻江驚天地。發揚蹈厲，功名萬里。

右調《魚游春水》

話說周世宗兵伐西蜀，蜀主求救於南唐，使者王立中持書歸蜀，不料被向訓巡兵所獲，解京請旨，世宗怒而斬之，因與趙匡胤商議征唐。廷斷已定，整備選將閱兵，擇日起行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陶三春自受封內職之後，將隨嫁使女擇配與王府家將，每日輪換夫婦二人當值。另討小婢四人，房中使用。其所配之使女，於三六九日較習弓馬槍刀，隨其高下，賞賜以激勵之。常對眾婦女說道：「我受太后皇后厚恩，職封檢點，非比尋常，欲思所報，故今汝等各盡心力，習學武藝，倘遇宮闈有不測之虞，庶幾可建安靖之策，略盡臣下萬分之一耳。」自此，陶三春每逢朔望日，必進宮朝見太后及皇后，常有賞賚。又因自幼無母，拜認趙王之母杜老夫人為母，與賀金蟬、杜麗容、韓素梅俱以姑嫂相稱，情投意合，常相往來。時杜麗容已與匡胤成過親了，相安歡洽，愈見賢能。

一日，杜麗容接了母親褚氏來家，設席款待。又差家將持帖去接陶妃，會親同飲。家將去不多時，陶妃轎到。麗容素梅一同出接，至內堂相見。陶妃道：「今日嫂嫂見招，不知何事？」素梅道：「因是姐姐令堂褚老夫人到此，故接姑娘來一會。」陶妃聽說，便請相胤。丫鬟便把褚氏請出堂來，彼此一見，各吃一驚。陶妃心中想道：「這樣醜婦，怎麼會生這位好女兒出來？莫不從幼抱養的？」那褚氏亦自暗想：「鄭王這等英雄，今已做到王位，怎肯納配這醜面大腳之婦？想指腹下定的，亦未可知。」當時兩下見禮，各自謙讓，陶妃道：「褚老夫人係是長輩，定該請上，待奴拜見。」麗容在旁答道：「姑娘乃太后內臣，爵位所尊，家母禮當拜見，豈敢以長幼拘禮乎？」那褚氏自恃力大，驀地裏要把陶妃抱上椅去，誰知蜻蜓撼石柱，動也不動，不覺大驚，祇睜著眼呆瞧。倒是素梅從旁說道：「二位既是這等相讓，不如照賓客禮相見，祇行了常禮罷。」於是二人各行了四福，一齊坐下。茶罷，擺上酒席，彼此序齒而坐，敘談歡飲。不提。

卻說趙匡胤這日正同著鄭恩、高懷德、韓令坤、李重進等十餘人，已牌時分齊到府中。匡胤道：「聖上明頒詔征伐南唐，我等弟兄今日須當盡興一醉。」匡義說道：「今日鄭王嫂亦在此，不知鄭哥從征去不去？早須稟命一聲，倘王嫂不許去時，我等便好出結，代為告病。」鄭恩道：「兄弟休得取笑，二哥既去，咱焉有不去之理？」高懷亮道：「聞得王嫂勇力非常，我等今日正好請教。」匡胤笑道：「他也不怯於人，你莫要小視，自取其辱。」說罷，傳命婢女請陶妃出來較射。那陶妃便差家丁回府，傳能射勇婦十名，並將自用弓箭亦取了來。少停，陶妃領了眾婦上堂，見匡胤一福，便問：「王兄有何見諭？」匡胤道：「明日聖上下詔征伐南唐，眾議欲薦王妹為前鋒，未知可否？」陶妃舉目一看，欠背躬身，把手一拱。眾皆低頭，欠身躬立。陶妃道：「眾位年兄休得取笑。非我膽怯不去，但今初次出兵，就用婦人為前鋒，恐南唐之人笑我中國無人。況有職役在身，不敢違背太后之心，望諸位年兄鑒諒。」高懷德道：「狀元口才，不夸不讓，非我等之所及也，久仰妙技，今願請教。」陶妃道：「我係初學，豈敢佔先？就請眾位大才一試，我當步試可也。」於是匡胤等眾人挨次輪射，以觀優劣，各以五箭為例。彼時漸次射畢，有中二支者，有中三支者，惟高懷德五支皆中，趙匡胤、鄭恩、高懷亮各中四支。那陶妃預請褚氏坐下觀看，見眾人射完，陶妃令人離原地百步之遠，另立一垛，先請褚氏量力取弓較射。褚氏欣然立起，揀了一張伏手之弓，對定把子，連發五矢，中了三箭。然後三春取弓搭箭，連連射去，四中紅心，一矢旁插。又令眾婦女兩旁輪射，亦無交白卷者。

男女較射已畢，各奉巨觴，盡皆歡暢，眾婦亦皆賞飲。當有高懷德開言說道：「明日旨下行兵，鄭王兄去不去，須要狀元主意，如不去，我等公同出結，代他告假。」陶妃道：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今有事推故，豈為臣之理？汝教人不善，煽惑軍心，吾明日進宮奏知太后，當正軍法。」眾官代為請罪，道：「高兄酒後失言，不足介意，望年台勿罪。」匡胤亦勸道：「賢妹息怒，且看愚兄之面，萬望海涵。」陶妃聽了說道：「以後非禮之言，少要饒舌。」說罷，同了褚氏，帶了眾婦，往內去了。眾侯悚然知懼，稱贊纔能。那褚氏進內，笑容說道：「陶娘娘真乃女中豪傑，方纔若無你這般才力，便要被這些男子視我等如草芥了。」陶妃道：「就是舅母這等力量，也未必有人敢欺。」褚氏欲把前情相訴，麗容恐怕出醜，急以目視止之。當時重整盛宴，坐席歡飲。

外廳排設筵席，眾侯樂飲。席間匡胤說道：「明日兵下江南，未知地利，吾意欲同四五位兄弟，於未發兵之前，差家丁押帶好馬百十餘匹，我等齊作販客，於金陵城內，以賣馬為名，探視城郭破綻，好待攻取，汝等眾議以為何如？」眾皆大喜，極口稱贊。計議定了，各各暢飲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匡胤奏知世宗。世宗道：「非朕好武，奈何前伐劉崇，因彼侵我疆界，今又欲襲我征蜀之師，是不得不乘勢往討矣。卿等既有定議，俟回京之日，興師可也。」匡胤領旨回家，即備白銀千兩，選了勇健家將十數人，至邊郡張光遠韓通處買馬百十匹，刻期到京，勿致違誤。家將即日起身，往邊郡去訖。約有半月之期，馬已趕到。匡胤便與鄭恩、高懷德、韓令坤、李重進，共是五位，各扮大遼官販馬客，製造遼國批文，填名護身，當日一齊起身，出了汴京，望江南進發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早到了金陵城。將馬匹趕進城去，眾人投到帥府中軍掛號。中軍進稟元帥劉仁贍，仁贍大喜道：「我朝正欲用兵，專待馬匹。今遼客之馬，先令自賣五日，其餘照時值估價，於帥府發銀可也。」自掛號之後，其馬就在城內插標買賣，金陵城中富家各揀毛片，武官多揀骨力。日中，匡胤等在城內以賣馬為名，暗裏偷窺城郭，遍看攻打應接之處，記在心頭。晚上，將馬趕出城外野地放青。祇五日之內，賣去大半，其餘馬匹，都是劉仁贍令中軍照時估價，一並收用。其馬價約共八百餘兩，候兌足之日，給發起身。這正是：

錯看龍虎為羊犬，致使都城鼎沸揚。

眾王侯雖然帥府掛號，其飲食過宿，自在下處安頓。當時馬匹已完，一行人歸至客店之中，將零賣馬價之銀盡數收拾。留下二十兩銀子，先付酒保，叫他端整酒肴，須要豐盛，其餘該找若干，候帥府發銀之日，一並算清。那店家領了銀兩，歡喜出來，整備上等盛席，至晚把眾王侯請到前面樓上飲酒，那滿樓點上紅燈，輝煌光彩。又往窗外一望，見街道廣闊，兩邊店舖都掛紅燈，正在那裏做晚市。這是金陵城鬧熱去處，所以如此。眾王侯見此大觀，不覺酒興情濃，如龍吞虎咽，飲至更深，然後歸房。此時鄭恩已醉，先自睡了。匡胤暗與眾人議道：「我們專為探視地利而來，在此多日，尚未備細。趁明日再往街市一游，好待回京候旨。但須設法瞞了鄭恩纔好，免了他同去大驚小怪，弄出事來。」眾人點頭稱妙，各自安寢。

次日，眾王侯早起，鄭恩尚未睡醒。匡胤命家將對店家說知，早膳要用燒酒一壺，白滾水四壺，一齊送上，不得有誤。店家領命，先送進面水四盆。眾王侯各洗了面，先取點心來吃。卻好鄭恩醒來，起了身，頻把雙眼擦磨，口裏祇說：「好酒，好酒，今早還有醉意哩。」帶說帶走，出房往外出恭去了。一會進來，見眾人正吃點心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倒好吃，竟不等咱一等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叫你不應，竟出去打你偏手，倒說我們不等，你看桶裏熱湯尚在，候你好一會了。」鄭恩聽說，把熱湯洗了臉，坐在桌邊，說道：「你們諒多不吃了，待咱來做個淨盤將軍罷。」眾人大笑道：「甚麼淨盤將軍，竟是個貪嘴大王。」須臾，店小二送進早膳肴饌，熱燒酒一壺，四壺白滾水，那壺上多有暗記。眾人各自取了水壺，將這酒壺送與鄭恩面前。鄭恩喜的是酒，怎辨真假，當時你茶我酒，自斟自飲。鄭恩這一壺酒，已有三四分酒意，怎當那店小二又添上兩壺，被眾人你敬三杯，我勸五盞，早把鄭恩送入醉鄉，不知所以了。當有家將扶到床上睡好。眾人祇把飯食飽餐一頓，分付眾家將道：「若鄭爺醒來問時，祇說到帥府去兌馬價去

了。」家將領命。

各王侯換了新鮮袍服，備下坐騎，齊出店來，抓鬃上馬，竟往三山街，望紫金山一路下來。但見家家鬧熱，戶戶開張，幌子高挑的便是茶坊酒肆。滿眼繁華勝景，人物柔和，無窮美麗，勝似汴梁。眾人出了城門，舉眼四望，正是：

歌管樓臺聲細細，鞦韆院落夜沉沉。

真個青山綠水，翠柏蒼松。綠絨鋪滿地，紅錦染枝頭，水連天色晴光美，山接雲霞萬丈齊，誠壯觀也。眾人穿東過西，假作遊玩，暗觀地道，見城垣高大，十分堅固，並無攻打之處。恐被行人看破，故意說道：「好一個美地方，國富民殷，與我們大遼邊塞大不相同。真好所在也。」口內閑談，眼兒祇是瞧看。又走到鳳凰臺門，祇見四處空虛，旁有一條小徑，直向外邊，又有一條水路，倒可容留大兵。又看某處可以扎營，此地可以攻戰。

正在張看打量，祇見遠遠地人叢擠擠，十分鬧熱。眾王侯拍馬上前，舉眼看時，原來是座播臺。見上面張燈掛綵，又安放著許多綵緞金銀。臺下立著一面大言牌，上寫：「南唐主駕下敕封威鎮金陵教師李豹示：遵旨擺設播臺，招致天下英雄，請比武藝。如有能上臺打一拳者，輸銀五十兩，元寶一個，綵緞十端，有能踢一腳者，輸銀一百兩，元寶兩個，綵緞二十端，再有武藝高超，能全勝者，願讓教師之位，不致爭執，怕死者休得上臺，不怕死者上來納命。」眾王侯看了，說道：「如此大膽，我們倒要會這廝一會，諒他有多大本領，擅敢口出大言，藐視天下？」少停，祇見臺上來了一條好漢，原也英雄，祇看他打扮得恁般威武：

頭戴繡花紅戰巾，綠綾短襖配身輕。

腰束大紅綢暖肚，杏黃繡褲甚新鮮。

烏綾纏腿分左右，多耳麻鞋足上登。

獨立臺中頻虎視，揚威耀武顯精神。

臺下立著多少花拳繡腿，公子王孫，並無一人敢上臺比武。那李豹大聲叫道：「汝等臺下，不論三教九流，高人傑士，有能打我一拳踢我一腳的，現照著牌上數目收去，還讓他威鎮金陵。如怕死者，休來納命，不怕死者，上臺見教。」那匡胤聽了，說聲：「好大口氣，目中無人，大言不慚。眾伙計誰敢上臺與他比比高下？」高懷德應聲道：「小弟不才，願上臺去會他的手段，何如？」匡胤大喜道：「賢弟須要小心，不可有失。」懷德應聲：「曉得。」即時下馬，解下鸞帶，脫去了錦箭衣，裏面穿一件黃綾短襖，將鸞帶拴好，又把頭上包巾整一整。眾人看了，都說：「好一條漢子也，不知臺上的勝，臺下的贏？」俱各睜眼觀看。這裏高懷德上臺會打，按下慢提。

且說鄭恩在飯店之中，被眾人灌醉睡了，直到日中纔醒。睜開雙眼，向外一看，不見眾人，便問家將道：「眾位爺往那裏去了？」眾家將答道：「到帥府裏取馬價去了。」鄭恩聽罷，說聲：「好呀，怎不等咱同去？」即忙跳起身來，也不備馬，奔出店門。家將怎敢攔阻，祇任由他。當時鄭恩來到帥府門前，便立住了腳，不敢進去，祇是東張西望，覓跡尋蹤。看見裏面走出一個當值的來，他便迎將上去，把手一拱，叫聲：「大哥，動問一聲，今日可有馬客前來領價麼？」那當值的看鄭恩相貌異奇，疑是大遼來的，不敢怠慢，說道：「馬客今日不曾來。」鄭恩心中暗想：「又是奇了，既不來領馬價，這半日兒往那裏去了？他畢竟怪咱多口，所以瞞了咱自去。也罷，咱又閑在這裏，也去走走，倘若抓得著他，也不可知。」即便回步抽身，一直出了城門，望前行走。不表。

祇說高懷德當時跳上臺去，也不通姓道名，兩下各自扎衣立勢，都把門戶擺開，要試高下。一個擺金雞獨立，一個擺手抱嬰兒，這一個使猛虎離山，那一個使蛟龍出海，一個順手迎風抄下，那一個雙拳撲面驚人。兩個來來往往，都無一點下手之處。高懷德暗裏思想：「此人武藝果是高強，若不暗算，怎能取勝？」定了主意，忽的虛閃一拳，使個回龍敗勢，緩步抽身。李豹不知是計，就勢逼人，雙手來拿。懷德往下一躲，在他脅下鑽過，閃在李豹身後。正是忙者不會，會者不忙，懷德祇一把，早將李豹暖肚一手擒牢。李豹正待回身，又被懷德手快，卻把左腿拿住。急忙放下了暖肚，早又拿住了右腿。李豹掙持不得，被懷德抓在手中，顛顛倒倒，望臺下丟了下來。正值鄭恩一口氣奔到，趕得汗流如雨，望著播臺而來，分開眾人，擠將進去。抬起頭來，祇見懷德在臺上丟下人來，鄭恩厲聲大叫：「咦，高兄弟，樂子來了！」祇一聲叫，如平空打個霹靂，眾人都驚。他便不問情由，搶上前，兜胸幾腳，正踢個死。

眾人見李豹死了，吶一聲喊道：「不好了，青天白日，活活將人打死！不要放走了他。」趙匡胤等正看得高興，聽得鄭恩聲音，又見將李豹踢死，都說：「不好了！又被這黑廝來惹禍了。」忙忙上前將鄭恩拉住。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們瞞了咱，都來玩耍，原來在著這裏。」匡胤也不回言，招呼懷德下臺，上了馬，卻待轉身，怎當得李豹的家人徒弟先見懷德把李豹丟下臺來，俱各無顏，正要去找，又被黑漢踢死，一面如飛的趕進城中到帥府通報，一面各執了器械把眾王侯團團圍住。眾人高聲說道：「列位且住，清平世界，打死了人，怎樣理說？」眾王侯道：「此非無故爭打，現有播臺並大言牌為據，我們祇將這大言牌帶去，自有分辨，你等何必著慌？」說罷，各人策馬，假意進城。眾人看這班人不是好惹的，不敢攔阻，祇好遠遠圍繞。

且說進城報事的家將到了帥府，至大堂前，正值元帥劉仁瞻坐堂議論軍情，眾人跪下稟道：「啟上大老爺，禍事到了！家爺奉旨設立大言牌，打播天下英雄，已過三個月，並無敵手。今日不知那裏來的雄軀大漢，約有四五人，生得醜惡怕人。有一漢上臺與家爺比手，三回五轉，將家爺丟下臺來。人叢裏又走出一個黑臉大漢，將家爺幾腳踢死了。小人等拿他不住，特來報知元帥大老爺，望乞做主。」劉仁瞻尚未回言，祇見李豹之兄李虎在旁聽知兄弟被人打死，心中大痛，眼內流珠，上前跪下稟道：「求元帥發兵，與小將前去擒捉這班凶徒，與兄弟報讎。」仁瞻依允，即發精兵三千，副將四員，同了李虎一齊奔出城來。正在鳳凰臺遇見了眾王侯，兵士發聲喊，四下圍裏前來，祇叫不要放了強賊。

眾王侯在馬上望見兵馬圍來，自思手無寸鐵，俱各心慌。鄭恩情急計生，見道旁數株柳樹，即忙走到跟前，如在九曲十八灣救駕拔棗樹一般，把中勻的柳樹拔了一株，拿在手中，望前亂掃。匡胤解下鸞帶，迎風一晃，變了神煞棍棒，望前亂打。正遇李虎一馬衝到，大罵：「該死狂徒，還我弟命來！」掄刀便砍，匡胤舉棍相迎，不十合，早被匡胤一棍打落馬下。鄭恩見了，火速上前，舉起柳樹，狠力的幾下，把李虎打得稀爛。即便搶了李虎的刀，捲地亂砍。李虎的坐騎，跑向前去，被李重進看見，縱馬上前，一手拉住。當時眾王侯雖是英雄，怎當那三千兵馬，四員副將，又添了李豹的這班徒弟，人人發狠，個個爭強，眾王侯焉能抵敵？見那勢頭不好，叫一聲：「老黑，去罷。」鄭恩聽喚，轉身要走，李重進叫道：「快來上馬。」鄭恩見了大喜，飛身上馬。

眾王侯且戰且走，被官兵趕了三十餘里，天色將晚，各人飢餓。正在危急，祇見路旁有所廟宇，上面寫著顯真道院，眾人都進山門，各下了馬。耳邊忽聽馬嘶之聲，眾皆疑惑。正待走進丹墀，猛可的見廊下奔出十數個大漢來，唬得眾人心驚膽怯，斜眼一看，原來卻是改扮販馬的遼客，同在飯店中跟隨的家將，纔把心神定了。開言問道：「汝等因何在此？」家將稟道：「小人們奉命在店，至日中時，鄭爺方纔醒來，問起眾位王爺，小人們回答討馬價去了。鄭爺便飛趕出店。小人們不敢攔阻，又不好隨行，料著鄭爺此去決然有事，即便算還店帳，收拾行李，恰值帥府差人頒給了馬價，因此出店起身。一面打聽就裏，方知播臺打死了李豹，帥府發兵追圍。小人等預先趕出了城，在此經過，蒙本觀道長留住，說眾位王爺於申酉兩時，決然到此，叫我們不必他去，速備飲食等候。小人們見他言語有因，知是異人，故此依他。不想眾位王爺果然到來。」那眾王侯聽了這席言語，心懷大喜，稱贊其能，說道：「汝等既備飯，可快取來，我們吃了走路，少停追兵到了，怎得脫身？」家將道：「飯已備在殿上，請眾王爺快用。」眾人一齊上殿，把飯飽餐了一頓。正待回身，祇見殿後走出一位道長來，生得神清骨秀，丰采翩翩，見了眾王侯，上前道：「眾位王爺，貧道稽首了。」眾各慌忙答禮。那道長道：「眾位大駕降臨，此處非講話之所，請到淨室，可以閑談。」眾王侯道：「蒙仙長相留，甚妙。但為的惹下禍端，不敢擔擱，況後面追兵將至，遲則恐不能脫身也。」

正言之間，祇聽得外面鑼鳴鼓響，喊殺連天。眾王侯慌得神消氣阻，手足無措。那道長呵呵大笑道：「眾位王爺，何必這等驚

恐？諒這些須小卒，值得甚事？不是貧道夸口，憑他千軍萬馬，勢壓泰山，祇待貧道出去，看有誰人近得身畔，進得觀門？管教他結隊而來，敗殘而去。」說罷，進房取了一口寶劍，慢慢的走出殿來。有分教——道院仙居，啟血海尸山之兆。爭城奪地，遭狼煙鋒鏑之傷。正是：

臥榻不容人酣睡，覆巢端在我摧殘。
畢竟那道人出去怎生退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